



明清別集叢刊

宋 濂 著

黃靈庚 編輯校點

宋 濂  
全 集



四



# 宋濂全集

四



宋 濂 著

黃靈庚 編 輯 校 點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## 卷七十五 塔碑銘三

### 佛智弘辨禪師傑峯愚公石塔碑銘有序（《芝園後集》卷五）

禪師諱世愚，號傑峯，衢之西安人。其父姓余，諱某，以書詩傳家。母毛氏，嘗有姪，夢觀世音送青衣童子，覺而生師。自幼好禮佛塔，迨長，遂入蘭溪顯教禪寺，從孤嶽嵩公，供灑掃之役。已而薙除鬚髮爲大僧，受具足戒。晝夜奉薌燈惟謹，用箴出指端血書《金剛般若尊經》。忽抵几歎曰：「縱能盡書一大藏教，亦屬有爲，絕如夢幻，不可控搏，盍學無爲以明心宗乎？」出謁古崖純公、石門剛公，涕淚悲泣，祈求求端用力之要。二公欣然語之，師佩受其言，不分明暗，兀坐如枯株，時年二十五矣。師復歎曰：「年日以增，而學日以退，豈非聞見未充，無以啓發知解乎？」踏濤江而西，見諸善知識。時，布衲雍公、斷崖義公、中峯本公大弘雪巖高峯之道，師一一咨叩，下語不契，中心愁亂，遂止南屏山中，三年不踰戶限。聞止巖成公倡道大慈山定慧禪寺，門庭雖高峻，而獲證悟者甚衆，亟往謁焉。止巖曰：「南泉有云：『不是仙，不是佛，不是物，是何物？』」師聞而愈疑，仍還南屏，諸緣盡捨，類氣絕之人，行坐寢食，不徇覺知，唯一念歷然在太虛中。如此者久之。一夕，坐至夜分，聞鄰席僧唱《證道歌》，至「不除妄想不求真」處，豁然如釋重負，舉目洞照，不見一物留礙，喜躍不自勝，且曰：「佛法元在目前，

只爲太近，故人自遠之耳。」即操觚成偈，有「夜半忽然忘月指，虛空迸出日輪紅」之句。乃走見止巖。會止巖游姑蘇，走天池，求證於元翁信公，元翁，止巖之師也。元翁問曰：「上士從何來？」師曰：「大慈。」元翁曰：「大慈鼻孔其深多少？」師卓錫杖一下。元翁曰：「拗折錫杖，爾將何卓？」師因作禮。元翁曰：「爾可歸見止巖師。」既見，備陳悟由，止巖喝曰：「何處見神見鬼？」師曰：「今日捉了賊也。」止巖曰：「賊在何處？」師便喝。止巖曰：「開口、合口都不是，向上舉將一句來。」師曰：「徧界明明不覆藏。」止巖豎起竹篋，請師指名。師便掀倒禪牀。止巖曰：「爾欲來捋虎鬚耶？」師復作禮。止巖連打三下，囑曰：「善自護持，他日說法度人，續佛慧命。」次日，命爲侍者。服勤三年，又還南屏，住山樵隱逸公請司藏鑰，尋入大慈爲上座。

元至順二年，師歸西安。西安烏石山有福慧古剎，久廢爲瓦礫之區，師獨結茅廬以居，蛇虎縱橫，了無恐怖意，鄉民以爲有道者，負糗糧鹽醢以遺之。師澄居攝念，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，聲光日振，緇素之士全集座下，恒至二三千指，其地或無所容。縣大姓陳君嗣宗爲造殿堂門廡及經藏鐘樓之屬，其製如大伽藍；且置山若田，取其人以給衆。帝師大寶法王聞之，賜師佛智弘辨禪師之號。至正六年冬，江南行宣政院亦錄師之行業，請主廣德石溪興龍禪寺。師祝香報恩，歸之於止巖，表其自證也。嚮化之盛，不下烏石時。連留三夏，烏石之衆念師去鄉里者久，如子失母，力迎其還。適郡境新建佛刹者四：曰古望，曰龍眠，曰寶蓋，曰普潤，皆延師開山爲第一祖。師起應之，無不感慕而奮迅。

國朝洪武三年冬十二月，郡守黃君、鎮戍將徐君與啓普度水陸大齋五晝夜，僉謂非師不足拯拔沉淪。師勉強成行，竣事而返，略示微疾，召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，索筆書偈云：「生本不生，滅本不滅。」

撒手而行，一天明月。」擲筆而逝，是月之十日也。越七日，奉師全身藏於烏石慈雲塔院。師處菩提場中歷五十夏，住人間世閱七十春秋，四方參學，莫知其數，能其法者，則慧觀、慧進、德隨等一十五人也。所度弟子尤多，其存者則慧實、道達等二十又三人也。《二會語》四卷已刊行叢林中云。

師道價傾四方，非惟禪流奔湊，而公卿大夫若太尉高公納麟，若中書兵部尚書黃公德昭，若浙江行省左丞老老，若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，或函香致敬，或馳書問道，或上謁親問玄要，得其片言只字，寶之不翅南金。師之法施及人，可謂博矣。使其正席名山，則其惠利所被宜益廣，今乃僅止於斯，有識者恒傷之。紀載遺行，以昭示來裔，要不得而遽略也。德隨既出世西安之崇壽，佩師之德不忘，與道達共圖爲不朽計，結集成狀，徵予爲之銘。

予聞圓悟之道，實發臨濟心髓之祕。其五傳至荆叟，功用益弘，際遇穆陵，寵遇甚至。荆叟再傳而至天池，以慈憫之故，誘引初機，恒俯而就之，不爲高絕難攀之行，使人望門而還，所以其弟子布滿東南者甚夥。若師者，則天池之嫡孫也。師求道深切，如救頭然。本心既明，出語皆法，彈指之頃，起大道場於久廢之餘，非其福慧具足爲人天師，疇克若是邪？造銘以勒諸塔，一以著師之善繼，一以厲來者之進修，當有惕然自省者矣。銘曰：

先佛振靈，青童應徵，拓化原兮。生而質美，逢佛輒禮，性之存兮。歷抵諸師，答問難疑，入無門兮。大慈雲矗，遮山絡谷，法雨均兮。奮襟直前，一死敢捐，心逾瘡兮。如藥瞑眩，有眼不見，耳無聞兮。其指頓忘，夜半月明，如日輪兮。周遍法界，無內無外，顯一真兮。百千妙玄，開目洞然，照無垠兮。爲法出世，附者川至，度迷羣兮。瓦礫之叢，化爲寶宮，金碧文兮。公侯之貴，馳書奉贊，祈普

熏兮。生滅兩非，去住一機，漫云云兮。太虛凝碧，萬里無跡，絕纖塵兮。烏石聿崇，清泉不窮，示法身兮。遺行有燁，表者太史，勒堅珉兮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叢」，原作「業」，據孫本改。

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上及公塔銘（《芝園後集》卷六）

姑蘇之區山川清妍，其所毓人物，性多敏慧。學禪那者以攻辭翰、辨器物爲尚，雖據位稱大師，亦莫不皆然。自宋季以迄于今，提唱達摩正傳，追配先哲者，唯明辨正宗廣慧禪師一人而已。

師諱智及，字以中，蘇之吳縣顧氏子。父茂卿，母周氏。師之始生，靈夢發祥，及入海雲院爲童子，智光日顯，釋書與經典並進，其師嘉之。同見閩國王清獻公都中，公大賞異，留居外館，撫之如己子，使其祝髮，受具足戒。

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，往聽之，未及終章，莞爾而笑曰：「一真法界，圓同太虛，但涉言辭，即成贅法，縱獲天雨寶華，於我奚益哉！」遂走建業，見廣智訢公於大龍翔集慶寺。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，如張文穆公起巖、張潞公翥、危左丞素，皆與之游，以聲詩倡酬爲樂。師微露文彩，珠潔璧光，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，交相延譽，唯恐後。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：「子才俊爽若此，不思負荷正法，甘作《詩》、《騷》奴僕乎？無盡《燈偈》所謂『黃葉飄飄』者，不知作何見解？」師舌禁不能答。即歸海雲，

胸中如礙巨石，目不交睫者踰月，忽見秋葉吹墜于庭，豁然有省，機用彰明，觸目無障。師雖自慶幸，然不取正有道，恐涉偏執，於是杖策游虎林，升雙徑山，謁寂照端公，自列其所證甚悉。初，寂照嘗以法器期師，聞其言，喜甚，因勘辨之，師隨機而答，隼落秋空，而免走荒原也。精神參會，不問一髮。未幾，命執侍左右，以便咨叩，俄遷主藏室。師取三乘十二分教，益溫繹之，宗通說貫，袞袞如懸江河，聲光燁燁，頓超諸老上。

至正壬午，江南行宣政院舉師出世昌國之隆教，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，手持香華，百里驩迎，如見諸佛。師爲升座說法，不翅大將樹建旗鼓，申令發號，聞者靡不畏服。乙酉，轉鄰刹普慈，其激揚誘掖如隆教時。戊戌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院事，延師主杭之淨慈，兵燹之餘，艱窘危厲，人所不能堪。師運量有方，軌範峻整，綽有承平遺風，較之普慈君子，恒謂過之，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。辛丑之秋，復請住持徑山，補寂照故處。師亦不辭而往，風動四方，考德者愈衆。亡賴男子瞿範日饗盤飧，主庖者厭之。瞿銜而去，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賕，誣師爲通衷私。使者攝師問狀，師了無懼色。癸卯，省憲二府白其冤，強師復還徑山，緇素駿奔如戴父母，至有樂極而悲泣者。

皇明龍興，洪武癸丑，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，而師實居其首，以病不及召對。乙卯，賜還窮隆山，山即海雲所在也。戊午八月，忽示微疾，至九月四日，索筆書偈而逝。九日，行茶毗法，火燄化成五色，有氣襲人如沉水香，齒牙數珠不壞，遺骨紺澤，類青流離色，室利羅交綴於上。是日，其徒大均、士龍等藏於所居山之陰，寶盈分爪髮歸徑山，卜於無等才公塔右瘞焉。世壽六十八年，爲僧五十一夏。度弟子若干人，嗣其法者若干人。

師長身山立，昂然如孤松在壑，威令嚴肅，其下無敢方命，故所至百廢具興。然處事達變，接引被進，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，使人不自知。(一)元帝師以(二)爲賢，爲錫今號云。師在天界時，濂頗獲聞其緒論，於其歿也，上首弟子普慶、住持道衍藉是之故，自狀其行來請銘。夫圓明妙性，實具三千，四聖六凡，悉從中現。諸佛不得已而說經，雷動蟄驚，風行草偃者，爲明此性也。諸祖(三)不得已而忘經，絕其枝末，直探其本根者，亦明此性也。性在是，則道在是矣。奈何道喪性乖，非惟學徒爲然，至於師表當世者，一從事於末學曲藝之間，以資清玩，其去佛祖之道蓋亦遠矣。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爲東南龜鏡哉。師出世時，窮隆山石夜走，及涖普慈，神降於人，述師清嚴之狀，天之生師，殆不偶然。《四會語》有錄，其機緣已備載之，茲不敢勦入也。銘曰：

華梵諸祖，所了唯心。函乾蓋坤，開陽闔陰。萬彙芸芸，靡不苞括。肯捐全軀，而局一髮？奕葉相仍，軌轍弗殊。融通小大，無礙無拘。猗歟禪師，神觀孤聳。文彩漸彰，雲流山湧。一旦易慮，面壁自治。攝念入定，如斬焚絲。秋葉之零，飄墮庭庀。仰視青天，一碧萬里。我性之覺，澄諸碩師。機鋒交觸，劍戟差差。出世海濱，人天拱手。發祥含徵，白石夜走。全提正印，法鼓頻過。以眼聞者，斷除空華。由其見凝，轉識爲智。珠璣落紙，亦第一義。方嶽大臣，遣使候迎。陟于南屏，惟德之馨。名山列五，首曰雙徑。匪私於師，南東龜鏡。輕僊小夫，僭不自懲。皦皦白璧，何憂蒼蠅？風騰波掀，萬辭嗟惜。是非既昭，重涖舊席。昔師之去，泉流哭聲。師今之旋，卉木含榮。世緣已終，微笑而滅。設利如珠，綴於紺骨。末學兢奔，曲藝宏施。胡不反觀，本實在斯。遺光所被，千載猶淺。瞻之仰之，誰敢不勉。



### 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其下」至「自知」，胡本作「威令嚴肅其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」。

〔二〕「帝師以」，孫本作「帝以師」。

〔三〕「祖」，孫本作「佛」。

### 華嚴法師古庭學公塔銘（《芝園後集》卷七）

吳郡有高行浮屠曰古庭學師，傳《華嚴》之教於寶覺法師簡公。凡《清涼大疏鈔》及《圓覺》、《楞嚴》、《起信》諸部，皆能融會甚深微妙之旨，遐邇嗜學之子斂衽遡瞻，不翅卿雲德星，以獲一見爲快。師因造《十玄門賦》以示圓宗大旨。叢林傳誦，以爲能發越賢首諸祖之意。他師好爲立異，有以應觀法界性爲十界差別，事唯心造爲真如之理者。師彈指曰：「真如生滅，倒置錯亂，一至於此耶？是可爲太息也。」其於匡衛宗乘，唯恐稊稗之混黍苗，固若甚嚴。然其植心平易，不肯沉溺專家，以殊戶異軌爲高，理之所在，輒幡然從之。每升堂示衆曰：「吾宗法界還源，非徒事於空言，能於禪定而獲證入者，乃爲有得耳。」既而又曰：「吾蚤通《法華》，雖累入《法華》三昧，然長水璿問道於琅琊覺，又從靈光敏傳賢首教。靈光，天台之人也，古人爲法乃爾，吾徒可專守一門乎？」君子美其至公無我，一掃近代互相矛盾之陋，故師見諸著述者，咸有可觀。師嘗與同學原澄以一乘同別之義，更質疊難，爲《法華問答》若干篇。復因主修《法華期懺》，撰《法華隨品贊》三十篇，辨正教門關鍵錄若干卷，及詩文並行於世。

嗚呼，有若師者，其與不可傳者遠〔一〕矣，可使之弗耀於來裔乎？宜其弟子處仁、法慧圖之之堅也。

謹按九臯聲公、啓宗佑公所造《行業記》，師諱善學，自號爲古庭，生儒家馬氏。自幼離俗，往大覺院，學出世間法，恍若青蓮華超出淤泥，亭亭淨植。至治癸亥，師年已十七矣，始受度爲大僧。投《華嚴》諸師而窮其說，久未有所入。時寶覺講經曹溪，師亟從之，慧解潛發，聞其演說，勢若破竹然。數節之後，皆迎刃而解。寶覺善甄別人物，絲毫不少貸，獨譽公不置。間勉其門人曰：「學上人可謂名實相副矣，爾曹能如其賢，吾宗庶幾其復振乎？」自是名稱勃然而興，老師宿學亦推之爲人望，別傳教公在報恩，遂聘之出典賓客。久之，潞溪之光福，偶乏首懺者，古田滋公命師司之。又久之，無言宣公來繼報恩之席，復延之於上座，分筵說經，聲采一時震動。

江南行宣政院請師開法崑山薦福寺，宣公欲攝受爲弟子，師笑曰：「吾得法於寶覺，忍背之乎？」力拒不聽，賦曹溪水四章以見志。越二年，即棄去，還東林隱居，專修白業，謂同志曰：「吾始習《晉水源華嚴懺法》，行之已久，及觀《天竺慈雲寺淨土懺儀》，明白簡要，五晦諸文，皆出《華嚴》，吾欲籍是以祈生安養耳。」掌教者尊師之道，不容肥遯自逸，強主陽山之大慈，先聲所被，非惟天人具欽，而山川草木亦若動色相慶。

皇朝龍興，庶事一新，潞溪人戀嫖師爲尤切，聚黑白若干衆，具疏幣，雜以香華威儀，請師居之。師亦將大弘賢首之教，以續佛慧命，雖當儉歲，躬分術以食衆。會天復旱，院有觀世音銅像，素著靈異，郡二千石率僚屬迎致府廨，屬師如其法禁之，大雨三日，由是士民知禎祥所致，施者接踵而集。師方思有所建置，院僧以官賦違期，當徙虔州。有司知師專任講道，欲與辯析之。師曰：「吾爲主僧，法當坐，

敢累他人邪？」遂毅然請行。或讓師爲迂，師曰：「宿業已定，不可追也。」行抵池陽馬當山，示疾而化，洪武庚戌四月二十日也。春秋六十有四。以某年月日建塔於某處藏焉。

師形貌尪瘠，退然若不勝衣。戒檢精嚴，護持三業，唯恐有所染汙。獨居屋漏，法衣不離體，三藏諸文，未嘗釋手，雖盎無斗儲，處之裕如。謙恭自牧，豎子來見，亦無愠容。勤於誘掖，有不領解者，方便比喻，至於反覆數四，必俟其心悟始罷云。嗚呼，大覺如來，設爲度門，雖萬別千差，不過因機應化。如大醫王，隨病制方，初非有所同異也。其立異同者，乃末流之弊耳。唯我清涼大士一遵如來遺教，學無常師，問律於澧公，受南山行事於曇一，傳《涅槃起信論》、《法界觀》、《還源記》於瓦官，咨雜華於大誦，習天台《止觀》、《法華》、《維摩》等疏於荆溪，參決南宗禪法於牛頭忠、徑山欽，如此之類，復不一而足。所以羣機盡攝，萬理俱融，卓然爲一代人天之師。今觀師升堂示衆之言，蓋深有契於大士者也，曾不得大行其志於時，而夙因已不可逃矣，哀哉。濂於諸宗之文頗嘗習讀，每病台衡、賢首二家不能相通，欲和會而融貫之，恨鮮有可言斯事者。不知世上乃復有師乎？於是發不及見之之歎。既序其事，復綴之以銘。曰：

賢首之學，雜華爲尊。建立六相，條分十門。固自以爲瑣瑣，而不可易。至若天台性善、性惡、三觀、三德之旨，一念三千之文，又曷嘗不引之而示人？況修門之注釋，乃止觀熏習次第，亦不外之而立言。念古昔之諸祖，皆契經之由循。初何心於矛盾，唯欲鑒於羣昏。或謂無斷伏分齊，而失修證之道，乃後裔之紛紜。卓哉學師，所見離倫。剪剔其末枝，融通其本根。談諸法之相，即含性具之緣因。庶幾森萬象於寸心，合千江於一源。觀會通於大府，闢局隘之專門。柰之何道未克施，而遂遭於遭迤。

安養之生，固知可以無憾，但學子之亡師，譬猶渡河而失筏，登陸而折轅，企瞻弗及，鬱悵難伸。評羣行以成章，命勒之翠珉。

【校勘記】

〔一〕「遠」，原作「沒」，據嚴本改。

淨慈禪師竹庵渭公白塔碑銘（《芝園後集》卷七）

濟北正宗傳至我大慧普覺禪師，以大乘根器，總攝天上人間。諸文字相，化爲慈雲，遍布索詞世界，鼓以雷風，澍爲法雨，有識含靈，咸被霑潤。既而圓鑑光師，爲其世適。自時厥後，以次相傳，若光孝簡師，若育王觀師，若佛智熙師，若廣智全悟訢師，後先勃興，荷擔正法。其所以黼黻宗綱，折衝外侮，皆兼用辭章爲佛事，至今聲聞烜著於霄壤間，爛然如日星之光，何其雄哉。

今清遠師則全悟俗姓之甥，而法門之嗣子也。初，清遠之生，有靈芝產于庭槐。占者云：「芝乃靈秀所凝，是子將以文顯乎？」已而果英發，誦書攻文，不待師授而知解日勝。時全悟以太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翔寺，聞之喜曰：「此吾宗千里駒也。」亟挽致座下。集慶爲東南都會，而行御史臺泣焉。四方名薦紳無不翕聚，無不與全悟游。初科第一人張公起巖來爲中丞，尤號最厚。翰林承旨張公翥、中書左丞危公素，時尚布衣，亦往來乎其中。四三君子，或發天人性命之祕，或談古今治忽之幾，或論文辭開闔之法，清遠咸得與聞之。反覆參求，益探其闡奧，其學於是大進。形諸篇翰，如千葩競放，錦麗

霞張，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跡，沉冥盡斂，精明自然。老於文學者爭歆慕之，謹曰：「此文中虎也。」清遠恚曰：「公等謂吾專攻是業耶？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，故以餘力及之，將光潤其宗教爾。苟用此相夸，豈知我哉。」一日全悟警厲諸徒，衆未有對，清遠直前肆言，如俊鶴橫秋，目無留行。全悟振威叱之，衆爲駭愕，清遠氣不少沮。如是詰難，至于二三，全悟莞爾而笑曰：「汝可入吾室矣！」命爲記室。向之歆慕者則又曰：「清遠所證悟，已造殊勝，徒以文夸之，宜其恚也。」全悟瀕沒，亦呼而告之曰：「吾據師位者四十餘年，接人非不夥，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，唯汝與宗泐爾，汝其懋哉。」宗泐，字季潭，今大天界寺主僧也。寺即故龍翔云。

全悟既示寂，清遠肆爲汗漫游，見虞文靖公集於臨川，謁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玄於瀏陽。二公聞其雄辯蠡起，文彩彰露，僉曰：「是無忝於舅氏者也。」浙江行省丞相康里公，重其文行，遣使者具書幣，延主會稽之寶相。未幾，遷杭之報國，轉湖之道場。雖當兵燹相仍之際，爲法求人，無少退轉。國朝洪武初，淨慈禪林虛席，四衆一心，復請爲主持。會儀曹奉詔設無遮大會于鍾山，二浙名浮屠咸集。清遠一至京師，遂退居錢唐之梁渚。梁渚，乃全悟藏爪髮之地，問道者接踵而至，不翅住山。時八年十二月，四大若有所惱，召門弟子善解屬以後事，怡然而逝，是月之十六日也。踰七日，火化，得不壞者三：曰齒牙、曰鉢塞莫、曰室利羅。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祔葬爪髮塔之東若干步。所度弟子某某，嗣師之道，出主名山者，某等若干人。《四會語》有錄，其詩文曰《外集》者凡若干篇，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，所書草隸亦遍流四方。

清遠善鼓琴，同袍以無益風之，清遠笑曰：「非爾所知，是亦般若所寓也。」清遠軀分短小，神宇超

朗，終身持誦《金剛般若經》，未嘗虛日。報國入院，季秋而山丹發花，一枝五萼，如佛手然。淨慈行化，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，及清遠至，稽首作禮，願爲尼以相依。清遠舉大法以開導之，其婦恍若有所悟入，清遠行未百步，而婦竟與家人別，坐脫而去。生平守道弗變。元至正末，避地匡廬，悍兵來索金帛，清遠瞠目訶之曰：「浮屠烏有是物耶？」兵怒，拔劍欲殺之，清遠引頸就劍，兵歎息而去。清遠偉行甚衆，舉此例知餘，不詳載也。清遠諱懷渭，清遠，其字也。晚自號竹庵。南昌魏氏子。世壽五十又九，僧臘四十云。

濂聞之，世間萬事皆可僞，唯死生之際不可僞。有若清遠，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目之，及其亡也，三事不壞，光明熾盛，驚動當世，非有證人毗盧性海，寧有是靈驗哉？大慧以來累葉相承，蓋亦若斯而已。濂長清遠八歲，雖屢承容色，官守所拘，不暇以宗乘相叩擊。今九京不可作矣。其人室弟子報國道謙持自爲事狀，同鍾山德瓊以塔上之文爲請，因略其細而掇其大，書而遺之，使刻焉。銘曰：

大慧正友，七葉相承。焜燿鏗錡，以文華稱。文非徒文，般若爲體。其本既弘，用則自偉。譬諸雲氣，遙映日光。東西照之，霞纈綿章。所以達人，兼治弗廢。黼黻折衝，莫非佛事。堂堂渭師，結秀之姿。庭槐有知，應在瑞芝。既抵碩師，日交簪組。文彩聲明，一時彰著。人見其粗，玉貫珠聯。我窺其精，說法熾然。持此應緣，隨時順逆。飛鴻度空，曾無一迹。報身已滅，大火方融。舍利粲粲，叢生其中。矧是三德，重修所致。世間萬物，唯此無僞。靈明上通，所遺者文。因文而入，不限見聞。山色溪聲，皆歸實相。於此見師，是謂无妄。梁渚之虛，雙塔巍巍。惟舅洎甥，先後聯輝。山石可泐，川流可息。此人天師，永保貞吉。翰林云云撰。

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別峰同公塔銘（《芝園後集》卷八）

華嚴建宗始於帝心大士。帝心作法界觀門及妄盡還源觀，以傳雲華，雲華傳賢首。賢首既終，而其徒慧苑等悉叛師說。後百有餘年，僧統清涼國師遙遵遐軌，不弘教緒。國師傳圭峯。圭峯傳奧，奧之後又復廢逸。朗、現父子相繼而作，補苴粗完。現傳璿，璿傳源，二師陰搜陽闡，其宗於是乎中興。源傳仲，仲傳觀，觀傳會，會傳心，心傳悟。悟號竹坡，自吳來越，開法景德教寺，越之有賢首教，自悟始。悟傳介，介傳瓊，瓊傳東山萃，冥承國師之旨，大能發越，受學者至千餘人。萃傳春谷遇，遇傳今佛心慈濟妙辯大師同公，上邇圭峯凡一十六代矣。

公諱大同，字一雲，其號別峯，越之上虞王氏子。世推簪纓之族。父友樵，母陳氏，姪師已十月，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，問僧來自何所？曰：「崑崙山也。」竟排闥而入，父急追之，寂然無有也。暨出，聞房中兒啼聲，笑曰：「兒豈向來浮屠耶？」幼極俊爽，覽諸載籍，輒會其玄奧。父授以辭章之訣，握筆翩翩，輒有可觀，遂以續承家學屬之。母獨歎曰：「是子般若種也。可俾其纏繞塵勞乎？」命舍家人會稽崇勝寺，從僧貴游。已而鬻落，受菩薩戒。會春谷講經景德，公復往依之，獲授《五教儀》、《玄談》二書，又謁懷古肇師，受《四種法界觀》。懷古、春谷皆東山大弟子，深於《華嚴》之學者也。公天分既高，又加精進之功，凡清涼一家疏章，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，義趣消融，智光發現，識者心服之。

春谷升主寶林華嚴教院，召公謂曰：「子學精且博矣，恐滯於心胸，以成籠執，曷從事思惟修以剗

滌之乎？」公即出錢唐，見佛智熙禪師於慧日峯下，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，唯存孤明，耿耿自照，如是者閱六暑寒。佛智嘉其有成，欲縻以上職，不聽而去。俄上天目山，禮普應本禪師。普應見已，期之如佛智。公將久留，普應曰：「賢首之宗，日遠而日微矣。子之器量，足以張大之，毋久淹乎此也。」爲贊清涼像而遣之。公喜曰：「吾今始知萬法皆本一心，不識孰爲禪那而孰爲教乘？內外自此空矣。」亟還寶林，見春谷，且告之故。春谷曰：「可矣。」乃命之司賓，尋升上座。當時相從者皆宏偉之龍象，公爲分講雜華玄門，會元統宗，必極其所言。宋故官徐天祐、王易簡聞之，相與崇獎弗置，聲光煥著，五尺童子皆能知其名。郡守范侯某，憐春谷僧臘已高，風之使讓其席，公毅然不答。侯設伊蒲供延公，親與之語。公曰：「有是哉，所貴乎道者，在明師弟子之分，垂訓後人，苟乘其毫而攘其位，豈人之所爲乎？明公縱愛我厚，名義不可犯也。」侯不覺離席，把公臂曰：「別峯誠非常人也。」元延祐初，始用薦者出世蕭山淨土寺。

公自念圭峯以來，累葉相承，其間或絕或續，繫執法者之賢否。遂發弘誓，力持大法，晨講夕演，雖至於勞動，弗敢少懈。天曆初，朝廷新設廣教都總管府，遴選名山主僧，一歸至公，升公住景德。重紀至元中，行宣政院遷主嘉禾之東塔，公不赴，時宰臣領院事，乃改寶林。寶林，清涼肄業之地，人咸爲公榮。公固守謙退，遲回不上。州牧邑尹，山林友社，交疏延請，亦不允。至第二疏，始投袂而起，倣終南山草堂故事，建高齋，闢幽舍，招徠俊乂，浙水東西莫不擔簦躡屨，爭集輪下。公竭忱開授，比景德爲尤勤，法筵之盛，不減東山時。公復念許玄度、皮道興、蕭訐三公，程師孟、汪仲舉二郡守有修建塔廟之勳，立五賢祠以世祀焉。



至正初，順帝御宣文閣，近臣有以公之道行聞者。帝嘉之，特賜金襴伽黎衣。帝師大寶法王亦界〔一〕以六字師號，隱然作鎮江南，宗門恒倚之以爲重。狀元忠介公泰不華守越，病早無以饗，僉謂非公不可。公爲蕪香臂上以請，雨即澍。公莅事一紀餘，以疾固辭，堅臥崇福庵中。未幾，部使者持節行郡，迫起之。元季，寺焚于兵，公奮然有爲，創演法堂及方丈室，皆六楹間，堂以寶三藏梵典，室以修首楞嚴期，殿閣門廡，將次第經營，而時事日棘，公因退處瞻博迦室，年垂及於八十矣。皇明御極，四海更化，設無遮大會於鍾山，名浮屠咸應詔集闕下，入見於武樓，獨免公拜跽之禮，命善世院護視之。次日，復召賜食禁中，及還，復有白金之賜。洪武二年冬十二月，得疾，久不瘳，口占辭衆語，端坐而蛻，實三年春三月十日也。世壽八十一，僧年六十五。越七日，遵治命，就城南竹山準法闍維，收餘燼瘞焉。所度弟子泰來、元善、如砥、性澈、慧朗〔二〕、智僊、真詣、總該。其嗣法分布列刹者，則妙心大衍、皋亭善現、高麗若蘭、景德仁靜、姜山明善、延壽師顥、南塔國琛、福城大慧、景福性澄、妙相道稱、法雲道悅、小寶林日益、淨土梵翹也。

公神宇超邁，伏犀插腦，長身而玉立，美談吐。遇王公貴人輕重教門者，發論袞袞弗休，其挺己衛道，理或不直，雖斧鑕在前，不少挫其氣。中歲，稍涉魔事，至中之以危法。公不顧，下帷却掃，日味《華嚴》，其人一旦自斃。然其游心文翰，賓接賢公卿，燕饗賸遺，唯恐不盡其意。永康胡公長孺、吳興趙文敏公孟頫、巴西鄧文肅公文原、長沙歐陽文公玄、烏傷黃文獻公潛、武威余忠宣公闕咸樂與公交，函詩往來無虛歲。晚歲，與安陽韓莊節公性、李著作孝光唱酬於水光山色間，尤極其情趣。扶植他宗，無塵毛猜忌，聞其賢也，斂衽不暇。斷江恩師，少林學也，薦之主天衣。天岸濟師，台衡教也，挽之尸圓通。